



# 开元占经节选(一)

责任编辑：陈国勇

(74)



中华古典文学丛书

开元占经节选

(一)

(74)

广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古典文学/丛书. 陈国勇 主编. 广州出版社. 2003.2

ISBN 7-5363-3732-9/Z·419

I. 中华... II. 古... III. 文学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2275 号

**中华古典文学丛书**

主 编: 陈国勇

广州出版社

广州凯绽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16.5

版次: 2003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套

书号 ISBN 7-5363-3732-9/Z·419

定价: (全套 98 本)868.80 元

## 目 录

卷一 天地名体	(1)
卷二 论天	(32)
卷三 天占	(37)
卷四 地占	(48)
卷五 日占一	(61)
卷六 日占二	(78)
卷九 日占五	(83)
卷十 日占六	(101)
卷十一 月占一	(104)
卷十七 月占七	(112)
卷十八 五星占一	(126)
卷十九 五星占二	(133)
卷六十 东方七宿占一	(142)
卷六十一 北方七宿占二	(150)
卷六十二 西方七宿占三	(159)

卷六十三	南方七宿占四	(173)
卷六十四	顺逆略例五	(184)
卷六十五	石氏中官一	(188)
卷六十六	石氏中官二	(193)
卷六十七	石氏中官三	(195)
卷六十八	石氏外官四	(215)

# 卷一 天地名体

## 天体浑宗

按后汉河间相张衡《灵宪》曰：昔在先王，将步天路，用定灵轨，专考本元。先准之于浑体，是为正仪立度，而皇极有道建也，枢运有道稽也。乃建乃稽，斯经天常。圣人无心，因兹以生心，故《灵宪》作兴。曰：太素之前，幽清玄静，寂漠冥默，不可为象。厥中惟虚厥外惟无，如是者永久焉，斯谓溟涬，盖乃道之根也。道根既建，自无生有；太素始萌，萌而未兆，并气同气，混沌不分。故道志之言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其气体固未可得而形，其迟速固未可得而纪也。如是者又永久焉，斯谓厖鸿，盖乃道之干也。道干既育，有物成体。于是元气剖判，刚柔始分，清浊异位。天成于外，地定于内。天体于阳，故圆以动；地体于阴，故平以静。动以行施，静以合化。堙郁構精，时育庶类，斯谓天元，盖乃道之实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有九位，地有九域。天有三辰，地有三形。有象可效，有形可度，情性万殊，旁通感薄，自然相生，莫之能纪。于是人之精者作圣，实始纪纲而经纬之。八极地维，径二亿三万二千三百

里，南北则短减千里，东西则广增千坦克。自地至天，半于八极，则地之深亦如之。通而度之，则是浑也。将覆其数，用重差钩股，悬天之景，薄地之仪，皆移千里而差一寸得之。遇此而往未之或知也。未之或知者，宇宙之谓也。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天有两仪，以儻道中。其可睹枢星，是谓之北极。在南者不著，故圣人弗之名焉。其世之遂，九分而减二。阳道在左回，故天运左行。有验于物，则人气左羸，形右缭也。天以阳回，地以阴淳。是故天致其动，禀气舒光；地致其静，承施候明。天以顺动，不失其中，则四时顺至，寒暑不减，致生有节，故品物用生。地以灵静，作合承天。清化致养，四时而后育，故品物用成。凡至大者莫如天，至厚者莫若地。至质者，曰地而已。至多莫若水，水精为汉，汉周于天而无列焉，思次质也。地有山岳，以宣其气，精鍾为星。星也者体生于地，精成于天，列居错峙，各有遁属，紫宫为皇极之居，太微为五帝之廷。明堂之房，大角有席，天市有座。苍龙连蜷于左，白虎猛据于右，朱雀奋翼于前，灵龟圈首于后，黄神轩辕于中。六扰既畜，而狼蛇鱼鳌罔有不具。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中，于是备矣。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其径当天周七百三十六分之一，地广二百四十三分之一。日者，阳精之宗，

积而成鸟，象鸟为有三趾。阳之类，其数奇。月者，阴精之宗。积而成兽，象兔。阴之类，其数偶。其后有冯焉者。羿请无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以之奔月。将往，枚筮之于有黄。有黄占之曰：“吉。翩翩归妹，独将西行，逢天晦芒，毋惊毋恐，后且大昌。”姮娥遂托身于月，是为蟾蜍。夫日譬犹火，月譬犹水，火则外光，水则含景。故月光生于日之所照，魄生于日之所蔽，当日则光盈，就日则光尽也。众星被耀，因水转光。当日之冲，光常不合者，蔽于地也。是谓暗虚。在星星微，月遇则食。日之薄地暗，其明也，繇暗视明，明无所屈，是以望之若大。方于中天，天地同明。繇明视暗，暗还自夺，故望之若小。火当夜而扬光，在昼则不明也。月之于夜，与日同而差微。星则不然，强弱之差也。众星列布，其以神著。有五列焉，是谓三十五星。一居中央，谓之北斗，动变定占，实司王命。四布于方，为二十八宿。日月运行，历示吉凶；五纬更次，用告祸福。则天心于是见矣。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为星二千五百，而海人之占未存焉。微笪之数万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动，咸得系命。不然，何以总而理诸！夫三光同形，有似珠玉。神守精存，丽其职而宣其明。及其衰，神歇精焜，于是乎有陨星。然则奔星之所坠，至则石矣。

光耀丽乎天，其动者七，日、月、五星是也。周旋右回。天道者，贵顺也。近天则迟，远天则速。行则屈，屈则留回，留回则逆，逆则迟，迫于天也。行迟者观于东，观于东属阳。行速者观于西，观于西属阴。日与月以配合也。摄提、荧惑、地候见晨，附于日也。太白、辰星见昏，附于月也。二阴三阳，参天两地，故男女取焉。方星巡镇，必因常度。苟或盈缩，不逾于次。故有列司作使，曰老子四星、周伯、王逢絮、芮各一错乎五纬之间。其见无期，其行无度，实妖经星之所。然后吉凶宣周，其详可尽。

张衡《浑仪注》曰：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子中黄，孤居于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之包地，犹壳之裹黄。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浮。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则一百八十二度八分之五覆地上，一百八十二度八分之五绕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见半隐。其两端谓之南北极，北极乃天之中也。在正北，出地上三十六度。然则北极上规径七十二度，常见不隐。南极天之中也，在南。入地三十六度，南极下规七十二度，常伏不见。两极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强。天转如车轂之运也，周旋无端，其形浑浑，故曰浑天也。赤道横带天之腹。去南北二极各九十一度十九分度之五。

横带者，东西围天之中要也。然则北极小规去赤道五十五度半，南极小规亦去赤道五十五度半，并出地入地之数，是故各九十一度半强也。

黄道斜带其腹，出赤道表里各二十四度。

日之所行也，日与五星行黄道，无亏盈。月行九道春行东方青道二，夏行南方赤道二，秋行西方白道二，冬行北方黑道二。四季还行黄道，故月行有亏盈，东西南北随八节也。日最短，经黄道南，在赤道外二十四度，是其里。故夏至去极六十七度而强，冬至去极百一十五度亦强。日行而至斗二十一度，则去极一百一十五度少强。是故日最长，夜最短。景极长，日出辰入申。昼行地上一百四十六度强，夜行地下二百一十九度少强。夏至日在井二十五度，去极六十七度少强。是故日最长，景极短，日出寅日入戌，书行地上二百一十九度少强，夜行地下一百四十六度强。

然则黄道斜截赤道者，即春秋分之去极也。

斜截赤道者，东西交也。然则春分日在奎十四度少强，西交于奎也。秋分日在角五度弱，东交于角也。在黄赤二道之交中，去极俱九十一度少强。故景居二至长短之中，奎十四、角五，出卯入酉。日昼行地上，夜行地下，俱一

百八十二度半强，故昼夜同也。

张衡《浑仪图注》曰：今此春分去极九十一度少强，秋分去极九十一度少强者，就夏历景去极之法为率也。是以作小浑，尽赤道黄道，乃各调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从冬至所在始起，令之相当值也。取北极及衡，各针穿之为轴，取薄竹篾穿其两端，令两穿中间，与浑半等以贯之。令察之与浑相切摩，乃从针半起。以为八十二度八分之五，尽衡针之半焉。又中分其篾拗去其半，令其半之际，正直与两端减半相直。令篾半之际，从冬至起一度一移之，视篾之半际多少，黄赤道几也。其所多少，则进退之数也。从北极数之，则去极之度也。各分赤道、黄道为二十四气，一气相去十五度十六分之七。每一气者，黄道进退一度焉。所以然者，黄道直时，去南北极近，其处地少，而横行与赤道且等。故以篾度之，于赤道多也。设一气令十六日，皆常率四日差少半也。令一气十五日，不能半耳。故使中道三日之中差少半。三气一节，故四十六日而差今三度也。至于差三之时，而五日同率者一。其实一节之间，不能四十六日也。今残日居其策，故五日同率也。其率虽同，先之皆强，后之皆弱，不可胜记耳。至于三而复有进退者，黄道稍斜，于横行不得度故也。春分秋分所以退者，黄

道始起更斜矣，于横行不得度故也。亦分气一度焉，故三气一度亦差三度也。至三气之后，稍远而直，故横行得度而稍进也。立春、立秋、横行稍退矣，而度犹云进者，以其所退减其所进，犹有盈余未尽故也。立夏、立冬，横行稍进矣，而度犹云退者，以其所进增其所退，犹有不足未毕故也。以斯言之，日行非有进退也，而以赤道量度黄道使之然也。也二十八宿相去度数，以赤道为强耳，故黄道亦有进退也。冬至在斗二十一度少半，最远时也。而此历斗二十度，俱一百一十五度强矣，冬至宜与之同率焉。夏至在井二十一度半强，最近时也，而此历井二十三度，俱六十七度强矣，夏至宜与之同率焉。

汉灵帝时议郎蔡伯喈于朔方上书曰：论天体者有三家，昼夜之学绝无师法。《周髀术数》具存，考验天状，多所违失，唯浑天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台铜仪，则其法也。立八尺圆体而具天地之形，以正黄道；占察发敛，以行日月，以步五纬，精微深妙，而世不易之道也。

蔡氏《月令章句》曰：天者，纯阳精刚，转运无穷，其体浑而包地。地上者一百八十二度八分之五，地下亦如之。其上中北偏出地三十六度，谓之北极，极星星也。史官以玉衡长八尺，孔径一寸，从下端望之，此星常见于孔端，无

有移动，是以知其为天中也。其下中南偏入地亦三十六度，谓之南极。从上端望之，当孔下端是也。此两中者，天之辐轴所在，转连所由也。天左旋，出地上而西，入地下而东，其绕北极径七十二度，常见不伏。图内赤小规是也。绕南极径七十二度，常伏不见，图外赤大规是也。据天地之中而察在东西，则天半见半不见，图中赤规截委角者是也。

后汉末吴人陆公纪浑天曰：先王之道，在乎治历明时，本之验著，在于天仪。夫法象莫若浑天，浑天之设久矣。昔在颛顼，使南正重司天，而帝喾亦序三辰。尧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舜之受禅，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以是数者言之，曩时已立浑天之象明矣。周公序次六十四卦，两两相承，反覆成象，以法天行，周而复始，昼夜之义。故晋卦象曰：昼日三接。明夷象曰：初登于天，后入于地。仲尼说之曰：“明出地上，晋。进而丽乎大明，是以昼日三接，明入地中。明夷，夜也。先昼后夜，先晋后明夷，故日初登于天，照四国也。后入于地，失则也。日月丽乎天，随天转运，出入乎地，以成昼夜也。浑天之义，盖也此同。仲尼歿，大道垂。诸子穿凿妄作，乃有盖天之说。其为虚伪，较然可知。又曰：浑天以日出地上则昼。故《易》

曰：明出地上，昼日三接。又曰：晋，昼也。日入于地则夜，夜则明伤，故《易》曰明夷伤也。又曰初登于天，照四国也，后入于地，失则也。《尚书》寅宾出日，寅饯纳日。以此言之，知出入于地审矣。若日不出于地，则何缘得有昼夜明暗乎？天半覆地上半周地下，绕地而运，故二十八宿半见半隐。如天半右覆地上，半不在地下，二十八宿何故更见更隐乎？由此言之，天乃裹地而运，信矣。此是昏明之大术也。天之形状，圆周浑然，运于无穷，故曰浑。《易》曰：乾为天为圜，又曰：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终则有始，天行也，此之天大地小，天统地，半覆地上，半周地下，譬如卵白，白统黄也。扬子云《太玄经》曰：天穹隆而周乎下，地旁薄而向乎上，故知天裹地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百八十二度八分度之五覆地上，一百八十二度八分度之五周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见半隐，日月出入以成昏明也。北极星北方偏出于地三十六度，南极中偏入于地亦三十六度。南极北极，天轴所在，转运所由，譬车之有轮，所以自行也。众星皆移无常，惟北极守中不易，是以知其为天中也。天倾故极在中北。仲尼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又《太玄经》曰：天圆地方，极枢中央。动以历静，时乘十二，以建七政。是以《尧典》曰：在璿玑玉衡，以

齐七政，此之谓也。绕南极七十度，常在地下不出地，周天一百七万一千里。东西南北，经三十五万七千里，立径亦然。自外诸说度、次交会与蔡氏、张衡同，故略云。

吴时庐江王蕃《浑天象说》曰：幽平之后，周室遂卑，天子不能颁朔，鲁历不正，百有余年。以建申之月为建亥，而怪蛰虫不伏也。历纪废坏，道术浸乱，浑天之义，传之者寡。末世之儒，或不闻见，各以私意，为天作说。故有《周髀》、宣夜之论。宣夜绝无师法。《周髀》见行于世，考验天状，多所违失。依刘洪《乾象历》之法而论浑天曰：前儒旧说，天地之体，状如鸟卵。天包地外，犹壳之裹黄也。周旋无端，其形浑浑然，故曰浑天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五。东西南北，辰转周规。半覆地上，半在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见半隐。以赤仪准之，其见者常百八十二度有奇。是以知其半覆地上，半隐地下。其二端谓之南极、北极，天之中也。北极在正北，出地三十六度。南极在正南，入地亦三十六度。两极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强。众星皆移，而北极不徙，犹车轮之有枢轴也。绕北极径七十二度，常见不隐，谓之上规；绕南极七十二度，常隐不见，谓之下规是也。上规去南极，下规去北极皆一百四十度半强。以二规于浑仪为中规，赤道带天之纮，去

两极各九十一度少强。黄道，日所行也。半在赤道外，半在赤道内，与赤道东交于角五弱，西交于奎十四少强。其出赤道外极远者，去赤道二十四度斗二十一度是也。其入赤道内极远者，入赤道二十四度、井二十五度是也。日南至斗二十一度，去极百一十五度少强。是日最南，去极最远。故景最长，黄道斗二十一度，出辰入申，故日亦出辰入申。昼行地上百四十六度强，故日短；夜行地下二百一十九度少强，故夜长。自南至之后日去极稍近。故景稍短，日昼行地上度稍多；故日稍长，夜行地下度稍少；故夜稍短，日行度稍北；故日出入稍北。以至于夏至，日在井二十五度，去极六十七度少强。是日最近北，去极最近，故景最短。黄道、井二十五度，出寅入戌，故日亦出寅入戌。日昼行地上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日长；夜行地下百四十六度强，故夜短。自夏至之后，日去极稍远，故景稍长。日昼行地上度稍少，故日稍短；夜行地下度稍多，故夜稍长。日所在度稍南，故日出入稍南；以至于南至而复初焉。斗二十一度，井二十五度，南北相应四十八度。春分日在奎十四少强，秋分日在角五少弱，此黄赤二道之中交也，去极俱十一度少强。南北处斗二十一、井二十五之中，故景居二至长短之中。奎十四、角五，出卯入酉，故日亦出卯入酉。日

昼行地上，夜行地下，俱百八十二度半强，故日见之漏五十刻，不见之漏五十刻，谓之昼夜同。夫天之昼夜以日出入为分，人之昼夜以昏明为限。日未出二刻半而明，日入后二刻半而昏。故损夜五刻以增昼夜，是以春秋分之漏昼五十五刻。浑天遭周秦之乱，师传断绝，而丧其文。唯浑仪尚在台，是以不废。故其详可得言。至于纤微委曲，阙而不传，周天里数无闻焉尔。而《洛书·轨曜度》《春秋考异邮》皆云周天一百七万一千里。至以日景验之，违错甚多。然其流行，布在众书。通儒达士，未之考正，是以不敢背损旧术，独据所见。故按其数，更课诸数，以究其意也。古历皆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皆分一百七万一千里数为一度，阔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七十一步二尺七寸四分大强，斗下分为七百三十三里一十七步五尺一寸八分大弱。三光之行，不必有当。术家以算追而求之，故诸家之历各有异同。汉灵帝之末《四分历》与天违错，时会稽东郡都尉太山刘洪善于推候，乃考术史官，自古至今历法，原其进退之行，察其出入之验，视其往来，度其始终，课斗下分，不能四分之一。减以为五百八十九分之一百四十五，更造《乾象历》以追日月五星之行。比于诸家，最为精密。今史官所用，则其历也。故所作浑象、诸分度、节次及昏明中星，